张书旂
百鸽图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ZHANG SHU QI BAI GE TU

数字图书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张书旂花鸟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序　言

张书旂先生是浙江浦江人，我因同乡，从小就十分敬仰他，并知道他画过一张《百鸽图》，现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就要出版这张名画，当然很高兴，也很愿意为此写一点感想。

张书旂的写生花鸟画，是近代中国画发展中的一种新的绘画技巧，这是继海上画派任伯年之后写生画的一种发展。由于张氏的写生花鸟画获得很高的成就，在近代花鸟画史上，作出重大的贡献。

巨大的百鸽图，以众多或飞动或啄食的鸽子的聚与散，组成整体布局，似散而不乱，整体把握能力很强，魄力很大。中国画，往往大画易于散乱，象群鸽这类题材，纯以鸽体的群点组成，又须随意下笔，一气呵成，故其整体之把握，尤见难度。此图笔法俊逸，横竖点抹，似顷刻而成，却毫无牵强勉力之嫌，足见画家功夫精熟，十分令人钦佩。

张书旂早年就投入花鸟写生的道路上，这是很有胆识的。写生画，在现代绘画中，已是老早被解决的问题。但在近代画史上，国画写生却曾经走过较长时期的艰难之路。究其原委，大约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西方写生是为了表达直觉的美感，而中国传统绘画，都是通过理性的认识进行概括后的表现。所以，当十九世纪初，西方已十分热衷于写生时，但在中国，传统绘画对此一直是是非非，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当时也有部分留法画家在回国后一再作中国画的写生试探，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从民族绘画的审美角度去审视，仍留下不少“洋”的尾巴。因为西画中的明暗法和静态描绘，有碍中国笔墨审美的发挥。而张氏的水墨花鸟写生，却获得很大的成绩。

另一难度是，当时美术界对文人画十分崇尚，形成对写生发展相背的环境。明清以来，崇尚文人画之风甚烈。以为绘画必须去形尚意，才能追寻品位的成功。若形体描画得太具象，就有近俗之嫌。世俗之误解，使国画写生处于不利的环境中。张书旂不理会这些议论，义无反顾地深入写生研究，驱驰于花鸟实感的追求中。这就必须要有独到的见解和决胜的才华，并为完成此目的而奋斗终生。

张氏花鸟十分熟练的笔法和墨法，在他随意点染中能使物象体积、质感充分表现。花叶之向背，毛羽之蓬松，石头之粗重，水流之清澈，都处于空旷的大气中，用手似可扪触。传说张氏十分勤奋。他对鸟类形体结构掌握在横涂竖抹中，都能十分精确，真令人叹为观止。

由于他理解写生一道在画坛上的重要意义，当他身患绝症的最后时日中，能以最短时间，抱病写出《鸟类图谱》，及《书旂画法》，说明他对自己事业的忠贞，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有人说水墨花鸟写生的圣手第一代是任伯年。第二代则无疑应属张书旂。

1997.6.24

方增先

张 书 旂 小 传

在书画之乡——浦江，画家张书旂的名字几乎是老少皆知的。他的名字还与《百鸽图》等画作一起，不但在江浙沪，而且在全国，乃至世界，常为人们所传诵。

张书旂，名世忠，以字行。1900年8月6日出生在浙江省浦江县礼张村。这里山环水抱，景色清幽。每逢春天，山花与桃李争妍，村庄掩映于花树丛中。书旂出身在一个历代书香门第里，自幼耳濡目染，潜心文史。更受到叔父爽甫先生熏陶，酷爱绘画，常盘桓于山间溪畔，每见奇花异景、飞鸟游鱼，以至祠庙壁画，辄留神观察描摹。十岁即作《翠鸟图》。1922年考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拜吕凤子门下。曾任教于金华浙江第七中学与厦门集美学校，潜研画理，勤奋创作。1929年受聘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不久即为教育部部聘教授，在画坛声誉日隆。其时与徐悲鸿、柳子谷并称“金陵三杰”。同傅抱石、陈之佛、吕斯百、汪亚尘等俱友善，又和诸闻韵、潘天寿、吴茀之、张振铎等结成“白社”，切磋画艺。作品在两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上获奖。1935年在南京举办画展，博得中外人士的很高评价。开幕第一天，展出的200多幅作品即订购一空，获得“满堂红”。他的作品还先后在法国、德国、苏联、比利时等国家展出，并为不少国家博物馆收藏，视作东方瑰宝。1941年，他的巨作《百鸽图》被以国家名义赠送给美国政府，祝贺富·德·罗斯福三次连任美国总统，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一次壮举。是年应邀以国民外交使者身份前往美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归国，执教于中央大学与安徽大学，并曾回乡小住。1949年初春再度赴美国。在美期间，应聘担任加利福尼亚等大学教授，在各大城市及加拿大展览国画，还当众示范，观者如潮。他作画爽利轻快，信手挥洒，顷刻立成。许多美国人士为之叹服，目为“神技”，称赞他为“世界上最快速的水彩(水墨)画艺术家之一”。所绘《雄鹰》，1956年参加美国《国际画家名作展览》，获得“水彩首奖”。后在旧金山设立“书旂美术室”，出版著作，传授画艺，足迹所至，中外报刊腾扬，艺名播及全球。

书旂工花卉，尤善翎毛，亦作山水、人物。绘画继承吸收古代名家精髓，多得益于任伯年、潘椒石、朱梦庐而不落窠臼，加以追摹自然，立足写生，精研观察，刻意创造，而别开生面，“自得家法，其气雄健，其笔超脱，欲与古人争一席地，而蔚为当代代表作家之一”(徐悲鸿《张书旂画伯》)，达到“画花似闻香，画鸟若欲语，技法超绝，当代无与抗衡者”的化境(吕凤子语)。他作画构图新颖，用笔简练明快，穷自然之极致；设色用墨独出机杼，尤善用粉，于富丽中寓高雅，雅俗共赏，终于在画坛独树一帜，成为一代大师。潘天寿亦有诗赞其“文通画法造化师，力能扛鼎色淋漓。照眼明我双眸子，不觉奇气沁心脾。”

书旂性豪爽，喜交游。每遇亲朋学生有急，慨然周济毫无吝色。他温雅倜傥，天真烂漫，与友人聚会，常畅怀豪饮，妙语连珠，合座皆为之倾倒，时有“拳棋牌箫酒，天下无敌手”之称。他又重然诺，富感情。早年曾设法营救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出狱。抗日战争时期多次举行作品义卖，捐献抚恤阵亡将士，并设立“张自忠将军奖学金”。1940年，周恩来在一次反内战集会上会见他，握着他的手说：“很想见到你。十多年前，在我们中央机关里就挂过你的《雄鹰》(千里江山一击中)，象征着勇往直前，给我的印象难以磨灭。”书旂旅美十余年，始终未肯加入美国籍。新中国成立后，不胜欢欣，纷寄家书庆幸，屡欲摒挡归国，周恩来总理也曾设法援引他回国。终因胃癌复发未能成行，于1957年8月18日逝世于旧金山湾东寓所。临终惟以不能再对艺坛多作贡献和归国襄助祖国建设为憾。《人民日报》载文称其为爱国主义之画家。其遗作结集出版的有《书旂花鸟集》、《书旂近作》、《翎毛集》、《书旂画册》、《张书旂花鸟册》、《书旂小品》、《张书旂画集》等，专著有《中国风格的绘画》、《书旂画法》、《画法入门》等。

1997年大暑于仙华山麓知不足斋灯下

何保华

被遗忘的鸽子

许多年来，我的北窗一侧悬挂着一个小小的立轴，古铜色染色笺纸上绘的是《砚边双鸽》。想来是古时蓝田山真悟寺高僧写经，群鸽含水添砚的故事。这轴画挂在一个舞文弄墨的小文人书室里，是再合适不过了。十年动乱中，双鸽早已化为黄鹤飞去；空出的一块破壁上裂缝愈来愈大，渐渐绽露出里面的纸筋石灰来，很有一点中国画"屋漏痕"的趣味。

这轴画还是已故花鸟画大师张书旂先生的作品。他是1941年前后，因为给美国罗斯福总统绘《百鸽图》而出名的。时间过去了四十年，百鸽图几乎被人遗忘了，张书旂的名字也已多年没人提起。

我与张书旂是同乡。照旧日的社会关系，也沾点世谊。那幅砚边双鸽，原是凭这么点儿关系得到的。否则他的画早已纸贵洛阳，按美金论价，想求寸楮也不容易。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接连三届当选美国总统，在国际上传为盛事。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参战，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争取世界和平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力尚未受到损耗的美国。因而罗斯福的声光与日俱隆。在他第三次连任总统的时候，同盟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派出友好代表团赴美祝贺。

张书旂的《百鸽图》，是在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在望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当时，他是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在抗日战争"大后方"的亲美思潮影响之下，屡经文化界的几位朋友促请，1941年前某一个时候，在中国国家代表团访问美国前夕，他创作了这幅画。并由蒋中正先生书签"信义和平"四字，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一份厚礼赠送给美国总统，它表达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情意。张书旂并不是国民党人，生活上有时甚至有点名士气的颓废。在中大那些年，他常常以"拳棋牌箫酒，天下无敌手"自嘲，四月里还穿着一件大棉袍，似乎有些不知寒暑。

《百鸽图》以鸽子来象征和平，以橄榄枝象征光明和幸福，以百鸽纷飞的宏伟场面，来表现迎接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和平、幸福、自由即将来临时亿万人民的无比欢欣喜悦的主题，不能不说是张书旂的一个创造。——我们要知道，那是四十年之前呀，差不多相隔了近十年之后，毕加索的和平鸽才出世。

高几丈、宽几丈的大幅壁画，现在是常见的了，但在四五十年前的画家，象《百鸽图》那样的巨制还不多。《百鸽图》是什么尺寸，现在已无从考查，但大体上可以肯定，长度当在三公尺以上。据说这个尺寸是由我国驻美使节预先观测了白宫某一大厅的墙壁尺寸之后决定的。此说近于无稽；不过，这幅画后来确实悬挂在那里，可以说是进入白宫的第一幅中国画。

现在，让我们来观赏这幅《百鸽图》吧。罗斯福不能再看见它了；我们却还有机会再见这幅轰动一时的名画。

——我们看见的是一大群鸽子。飞翔着的千姿百态的鸽子。它们从画面的右上角向下俯冲，以一个近似"乙"字的弧圈形，向左边飞来。整个画面不但充满了运动感，充满鸽子的咕咕声，也充满郁勃的生气。《百鸽图》是不是"实足绘了一百只鸽子"的问题当时也曾经引起过很多人的兴趣，以此叩询张书旂夫人。据美国大使馆纳尔逊·T·约翰森先生说，他转致《百鸽图》时，确实问了画家关于此画的创作过程，并且写信告诉罗斯福总统。张书旂回答："我希望以一幅中国画来表现美国总统对国际政治的态度和立场。画什么呢？鸽子是最好的象征。首先，我在一天内画了五十只鸽子，其后几天又画了四十七只，最后才添上三只，完成了百鸽图。中间那只毛羽洁白异常，翱翔而下、投身于鸽群的，自然是美国了。"足足一百只鸽子，一共花了三个星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么

多的鸽子,形态各不相同,大有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说的"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的神妙。《百鸽图》也应是一百个样子,各不相同,而且是令人百看不厌的。

这里是一个鸽的国度,鸽的世界。它们在这里和平地生活: 有的在啄食,有的在呢喃偶语,有的在上下翻飞,有的在梦幻似地凝视远方,有的在争执,有的在探询,有的在轻嗔薄怒,有的在恋爱……。从前,他们有过战争的恐怖,风雨中的饥寒,爱侣的失散,老弱的流离;现在一切苦难都过去了,它们正从一个个像南京大屠杀和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的恶梦里苏醒过来,找到了禽鸟自己的伊甸。——这不是鸽子的故事,这是当时的现实,是世界大战中人民的希望。如果有公冶长那样懂得鸟语的人,一定可以听到鸽子们是如何泣不成声地诉说着它们的欢喜,——这里是非常喧闹的一个战乱后的聚会。

郭沫若有诗: "多少人民血,换来此尊荣,思之泪欲坠,欢笑不成声。"借他的诗来解说画面所表现的画家的胸臆,是很恰当的。

作为群鸽的背景,是一株枝干苍劲的橄榄树。——把橄榄绘成大树的西洋画,几乎是没有的。在中国画中,不绘苍松翠柏而绘橄榄树,也属绝无仅有。这株橄榄树占去了小半个画面,那一大片矫若游龙的树丫,从左上角伸向右边,又从那儿回过头来。笔墨雄阔,气势磅礴,这完全是以书入画的表现手法,所谓"逆锋落纸,缓去急回",正是这样一种书法在绘画中的运用。张书旂是画过马的。读画至此,也不能不令人联想到他画的那些风驰电掣的奔马。

橄榄树的绿荫下,是一片烂漫可爱的杜鹃花。它不只点明了这是个春日,也暗示这是个战后的春日。温庭筠有句: "花上千枝杜鹃血",大地上泣露啼红还凝结着战士的碧血。

透过花光树影,再往后看,我们可以看见空明的天际浮动着淡淡的朝霞。它预示晨曦欲上,一个光明的日子冉冉而来。朝霞仿佛已经融化在空气里,随风渲染开来,沾满了扇动着的鸽子的翅膀。因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白色的鸽子,这褐色的、蓝色的、灰色的花鸽子;还可以看见奇怪的粉红色鸽子。

张书旂擅长用粉,用之于翎毛,粉中化出五色,更见功力,从鸽子的形体上,处处都突出一种颜色: 丰富的粉色。

他是1941年随着《百鸽图》出国访美的。《百鸽图》实际上是中国人取的名字,画题应是《世界和平的信使》。张书旂也是中国的信使,也是一只鸽子。

出国之前,几乎所有大后方的报纸、画刊都介绍了"百鸽图"。张书旂之名,一时传诵遐迩。他到美国之后,又受到了美国和欧洲各国美术家的礼遇,很为中美文化交流做了一些工作。他一面在美国各艺术院校、艺术社团讲学;一面在纽约、华盛顿、费城、芝加哥、底特律、波士顿、旧金山和好莱坞等地举行个人画展。有时当众挥毫,有时结合讲授中国绘画理论作画,美国观众大为倾倒。他发表的《中国美术史》、《中国画传神论》、《中国花鸟画画法》等学术论著和他的绘画作品,在美洲不胫而走。在美国人的眼里,连他的中国矿产颜料也是十分神奇的。曾经有不少画家来打听配料有什么秘方?当他回答: "赭石、藤黄、银朱、白粉、不过是中国土产"时,外国同行瞠目结舌。

1946年他曾致函国民党的政要朱家骅、孔祥熙表示愿以在美售画所得的一部分款项作为"张自忠奖学金"。张自忠是抗日战争时期唯一在前线壮烈牺牲的高级将领,系为书旂所敬仰。当时国统区物价飞涨,法币不断贬值,这笔钱实际上落进了官僚们的私人腰包。

1947年,张书旂曾回国探亲,先到上海,又在浦江礼张村老家住了一些日子。我在前面所说的《砚边双鸽》,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之后曾在南京中大和

被遗忘的鸽子

安徽大学教授了一个时期的国画，但他已对南京政府深感失望，曾经沧海。《百鸽图》之后，他已不大绘鸽子。——可能是因为后来的那些年当中，鸽子画愈来愈多，“和平鸽”满天飞，而世界总是处于硝烟炮火之中。

1949年2月，他二度赴美。从此卜居旧金山，以卖画为生。

1957年，我国出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那样一场政治风暴日子，也是他临终前夕、惆怅望乡的时光。他是因患胃癌不治在旧金山东湾侨寓逝世的。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祖国。他想回来，至少是回来看一看，解放之后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祖国的新兴气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最后，他绝望了，只能把他的画集寄了回来。给他的堂弟纪恩的信里说，这是他“在世一番，对祖国作最后一点贡献。”

他病倒之前曾经多次申请回国，但当时中美邦交尚未恢复，回国或探亲都是不被允许的。“等是有家归不得”，这一桩事使他晚年非常痛苦。他以绘鸽子出国，在这个时候，又是多么希望自己也变成一只鸽子飞渡重洋回家来!

这个愿望后来总算由他的子女实现了。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时，张书旂的两个孩子、少书和美生随同美国一个访问团回到中国，——他们是二十多年来飞回祖国的第一批小鸽子。在其后的十多年中，他们又以访问学者身份多次回国讲学。

书旂夫人方逸民(海伦)女士，广东籍华侨，生于美国，但他们都没有加入美籍，至今仍是中国人。——这一颗自尊的“中国心”，也是令人感动的。

《张书旂画集》1984已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未及收入《百鸽图》；那时恰巧是老画家诞生84周年。

书旂是二十年代初期上海美专的高材生。开始作画，学的是徐青藤、陈白阳、吴昌硕，作风粗犷豪放。后来又学潘椒石、任伯年，转趋明丽俊逸，也画走兽，在厦门集美学校教书时画的马，雄健超脱，直追徐悲鸿。后来果然被徐悲鸿发现，引为同调，经艺术教育家、中央大学艺术系吕凤子推荐，至中大任助教不久，终于以教育部部聘教授身份到艺术系任教授。吕凤子别署“凤先生”，工书善画，尤以人物画著名，张书旂对吕凤子的感戴和倾慕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直到他卧病旧金山时，还在写给国内亲友的信中说：“程门立雪，此生已矣!”书旂在美逝世后二年，凤先生也病故了。

书旂的专攻花鸟，大约开始于二十年代后期，或三十年代初期。由于他勤于写生，渐渐脱出了明清文人画的格调；又因吸收了岭南派和西洋画的某些技法，笔墨豪放而又工整，设色讲究妍丽清润，秀美动人，生动异常。他又极善用粉，在染色纸上用粉蘸色点染，达到变幻莫测，品质高洁，无与伦比的地步。到三十年代中期形成了华瞻典雅的独特画风。在三十、四十年代时期，他无疑是中国花鸟画的领袖人物之一。

当时也有人批评他的画应酬之作太多，有些浓艳柔靡，太注重形式美，似乎意境不高。这种论调，站不住脚。相反的，更多的人给以好评。徐悲鸿就说他“自得家法，欲与古人争一席地”。京沪艺术界的朋友们更把他比拟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乔托，评论他的画通俗，“娟秀靓好，笔笔清疏”，“润含春雨，密不容针”等等。总之，论花鸟画，他是三十、四十年代中国数一数二的人物。

我对着破壁上的“屋漏痕”，有些神往。砚边双鸽不知飞到哪里去了?《百鸽图》里的大鸽群已远飞异域，但真正的艺术是不会被遗忘的。

我相信还会有一天听到响彻天际的鸽哨，还会有鸽群飞来含水添砚。

(此文原载1979年《艺术世界》杂志创刊号，题作《被遗忘的鸽子》。作者署名马蓝，转载时请作者作了修改。)

张林岚

张书旂《百鸽图》 局部之一

张书旂《百鸽图》局部之二

张书旂《百鸽图》局部之三

张书旂《百鸽图》局部之四

张书旂《百鸽图》局部之五

张书旂《百鸽图》局部之六

张书旂《百鸽图》局部之七

张书旂《百鸽图》局部之八

张书旂《百鸽图》局部之九

张书旂《百鸽图》局部之十

张书旂《百鸽图》局部之十一

张书旂《百鸽图》尺寸 162.56×355.6cm　罗斯福纪念馆藏

张书旂《南芋双鸽》尺寸 80×41cm

张书旂《寒梅双鸽》尺寸 108×40cm

张书旂《秋草飞鸽》尺寸 88×51cm

张书旂《竹间幽趣》尺寸未详

张书旂《鸽》未完成

昭静弟鉴：去年十二月十日书于今
日收到你悉一一。弟九月廿日所寄
之画图廿二幅早已收到（大约在
去年十一月十号左右罢）。兄此时
身体不适，又年关将届，诸事
纷扰，致迟作书，劳弟悬念，怅怅。
自乃搜莲医院割治胆石后，兄
因操劳过度，致犯胃病，白天
常长痛楚，而夜间则腹肚膨闷，
极不舒服。现虽日渐痊愈，然总
未复元，现在不仅滴酒不能入口，
而普通食品亦须小心，偶一不慎即不
能消化。星洲之行原定月中起程，
今因此故，只得延期，不知何日能
能成确？嗟嗟，乃腹虽已无恙，而
1/ 仍须调养。所幸二孩頑健，不必担

心。此次所寄国画廿二幅，兄最爱
卓然俊之峨嵋云烟，罗铭之桐
庐渡头，章法佳，色彩亦美，
可称杰作。齐白石之虾，自是前
无古人，素所钦佩。李硕卿兄未
见面，十年前在中国美术会中见
其作品数幅，俱系写生，独创一格，
亦令兄注意。此次造船之作，虽
系精品，然彼另有其他杰作。王
个簃之三秋疏菜，色彩鲜艳。
王通父之月夜飞燕，意趣尤佳，
俱可爱也。刘海粟、徐悲鸿、潘天
授三兄近之作，仍系多年面目，无
多大变化。李可染与叶浅予之
作品，无甚特色。陈之佛之秋气
2/ 白鸡，与杨建侯之群雁来归，

张书旂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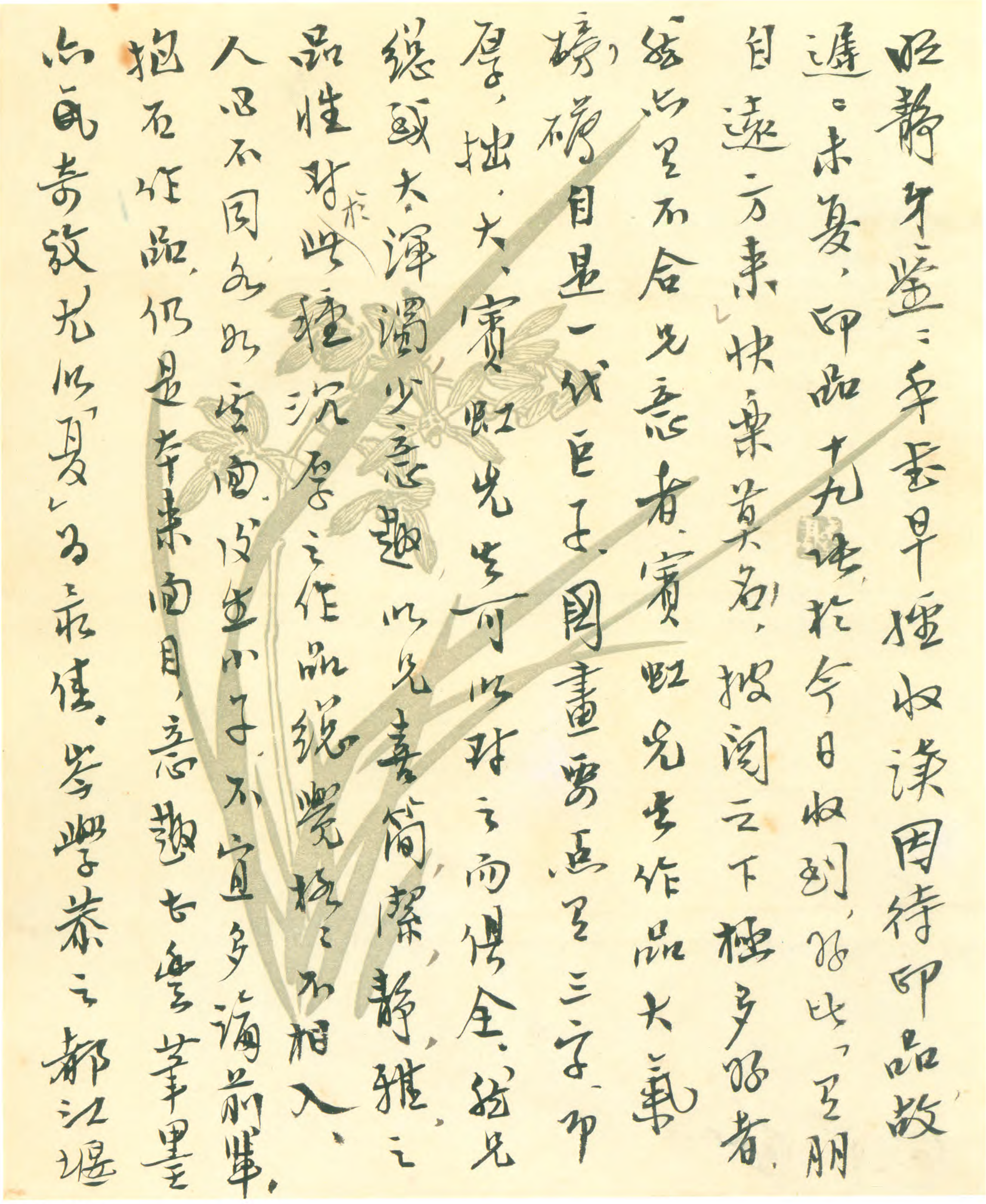
隸視似乎三細，再視往覺草般費筆墨與時間而已。總之花鳥畫是一種文趙少昂。七矣天才之難得也，信內談及薛兆和與宗其香二人，七姓興趣，宗君係中大學生，與岑學恭同班，兄亦重慶時彼等在柏溪分校曾教他一二年。兄由渝來美時彼尚未畢業。薛兆和則於一九三○年與兄同時進中大為助教，當時該系主任為李毅士先生，於助教中獨對薛君及兄甚器重，時約至雞鳴寺茶敘，記得是一次薛君于茶敘時為兄寫照，憶該幅嘗費時二小時成一傑作，當時李先生畫興亦豪，為我作一速寫，不數分鐘

3/ 完成一小幅，而神情畢肖，得意之筆也。昔年兄南京畫展時，藝風出一專號，該誌曾登兄之小照、印李先生此時所作、李先生之原作已失落，而印品尚存，薛兆和之作品連印品亦無遺存，薛君在中大僅一年後，不知因何不聘，據說當時他曾染惡習（吃鴉片細紅丸等）云，從此之後，至今二十餘年，不特音訊杳然，而他的名字從未見及，友好亦未提起，總以為不在人世矣，今得聞名，極為快慰，渠真是藝術天才，對于素描極是根基，色彩配調，尤其獨到，而他的行為態度亦不拘不扣之藝人本色，兄極欽佩。弟兄是機會難及時請代致賀、之意，談得太多，就此擱筆，日內是假中與弟一論吾國畫家，即頌

廿 新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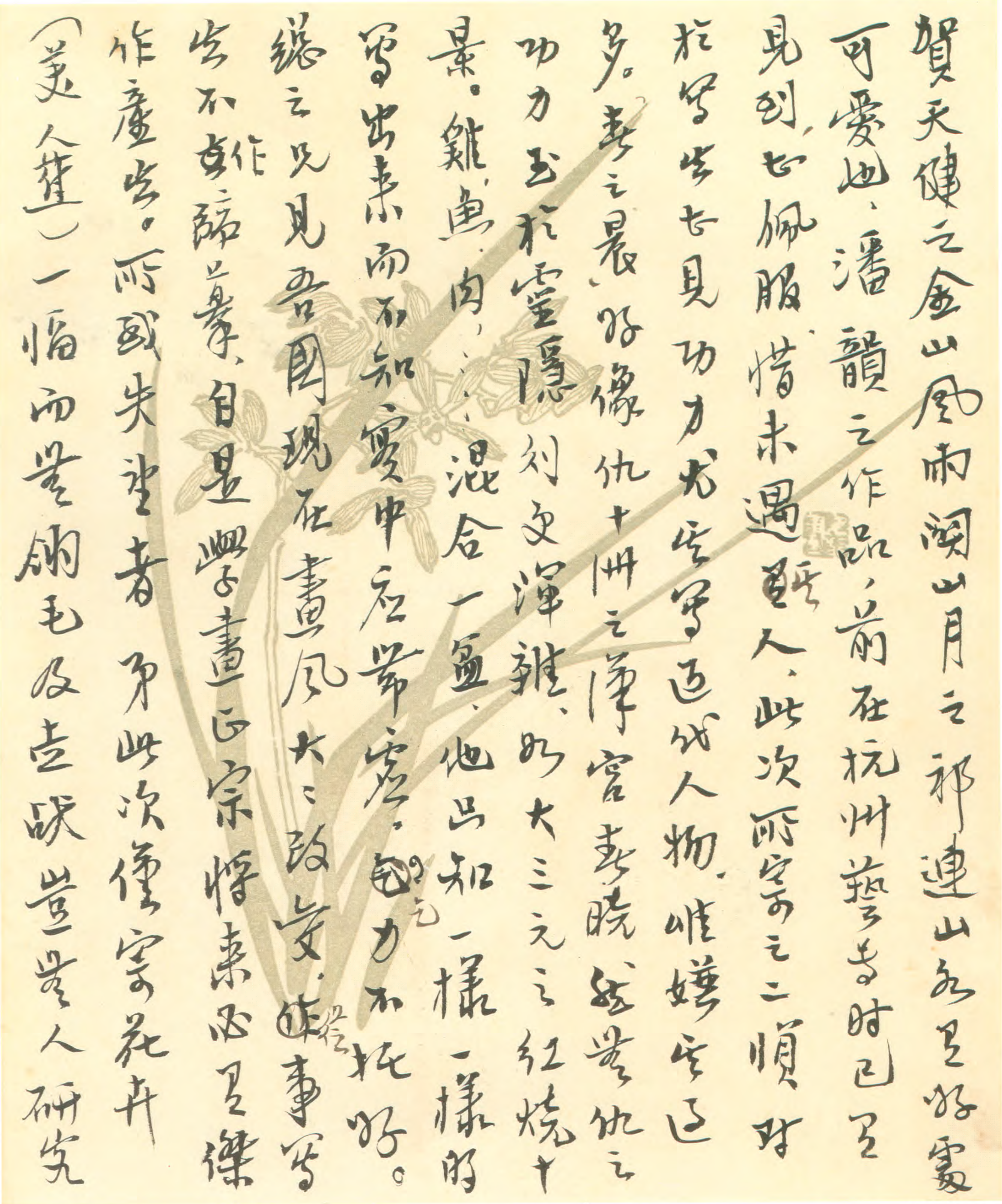
兄 書旂 一九五六年元月七日

张书旂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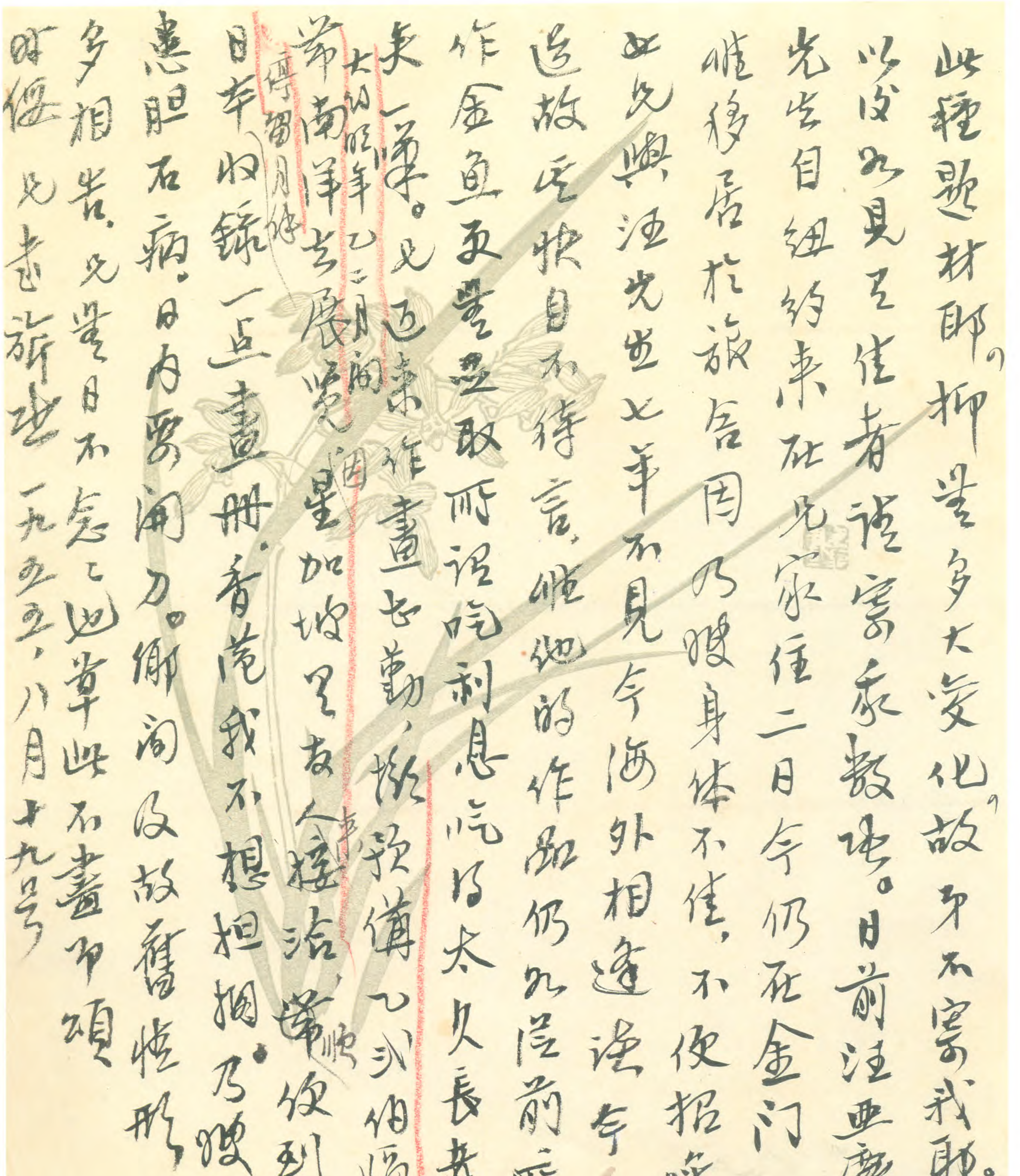


昭静弟鉴：手书早经收读，因待印品，故迟迟未复。印品十九件于今日收到，好比"有朋自远方来"，快乐莫名。披阅之下，极多好者，然亦有不合兄意者。实虹先生作品大气磅礴，自是一代巨子。国画要点有三字，即厚、拙、大。实虹先生可以兼之而俱全，然兄总感太浑浊，少意趣。以兄喜简洁静雅之品性，对于此种沉厚之作品总觉格格不相入。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后生小子不宜多论前辈。抱石作品仍是本来面目，意趣古逸，笔墨亦具奇致，尤似夏为最佳。岑学恭之郁江堤

张书旂书信


賀天健之金山風雨、關山月之祁連山飛雪好霧
可愛也、潘韻之作品，前在杭州藝專时已足
見到也佩服，惜未遇其人。此次所寄之二幀對
於寫生上見功力，尤以寫近代人物，唯嫌寫近
多。李之晨好像仇十洲之漢宮春曉，然無仇之
功力。至於靈隱則更渾雜，好比大三元之紅燒十
景。雞、魚、肉……混合一盤，他只知一樣一樣的
寫出來而不知實中有節奏，氣力不夠好。
總之只見吾國現在畫風大大改變，作事寫
生不要作歸其筆，自是學畫正宗，將來必是傑
作產生。所感失望者，乃此次僅寄花卉
（美人蕉）一幅而無翎毛及點綴，豈無人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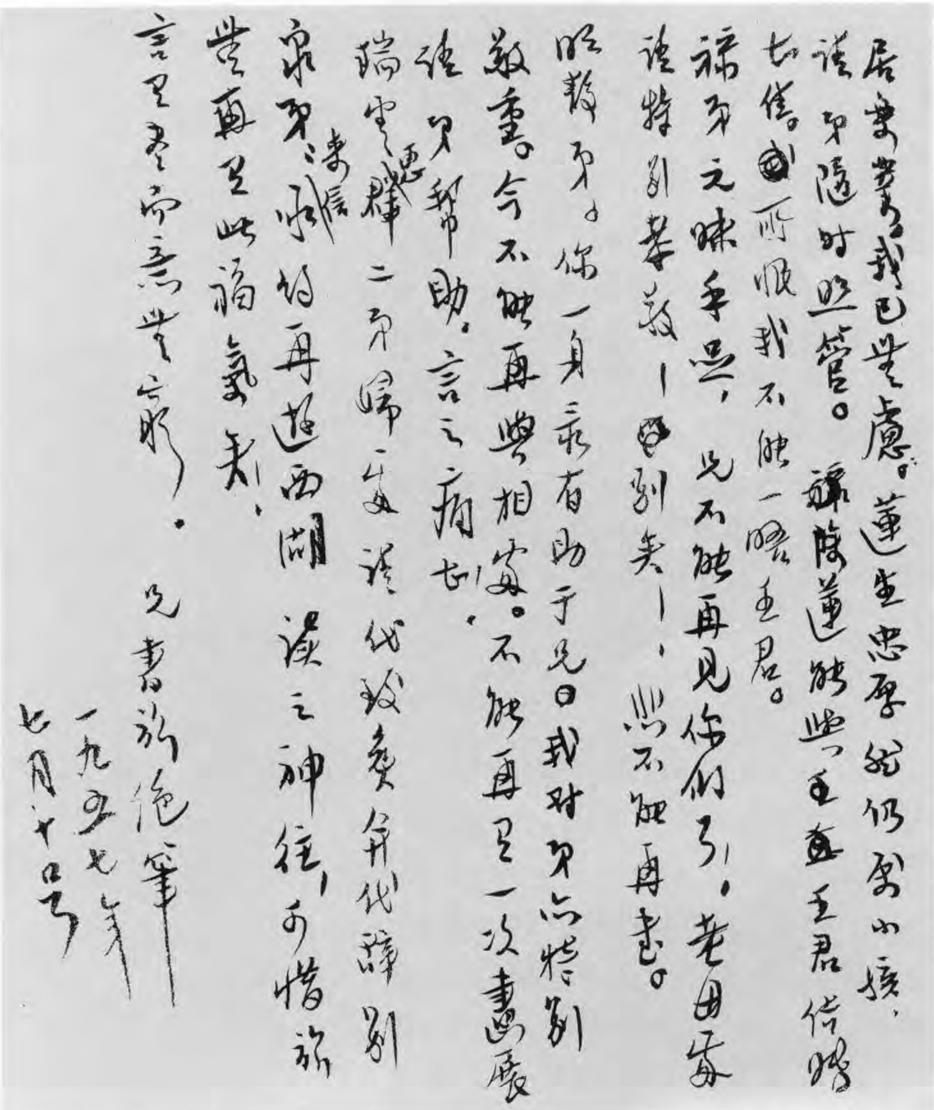
张书旂书信


此種題材耶，柳葉多大變化，故弟不寫我耶。
以後如見到佳者，請寫家數張。日前汪亞塵
先生自紐約來，在兄家住二日，今仍在金門
惟移居於旅舍，因乃嫂身体不佳，不便招呼。
如兄與汪先生七年不見，今海外相逢，諒亦
道故甚快，自不待言。惟他的作品仍如從前所
作金魚更覺無取，所謂吃利息吃得太久長者
矣一笑。兄近來作畫甚勤，擬預備九十月間（大約明年一二月間）
弟南洋去展覽，因星加坡早（去年）有人接洽，（順）便到
日本，將錄一點畫冊，香港我不想担擱（停留月餘），乃嫂
患胆石病，日內要開刀，鄉間及故舊情形
多相告，兄當日不忘之也。草此不盡，即頌
時綏 兄書旂上 一九五五、八月十九号

张书旂书信

昭静弟鉴：前日寄上一函，内曾述翎毛集已编好，谅已如期
兄于二旬前直接寄弟花卉の临本，不知如期到否？又香港李信
章寄寄之翎毛画以及醒中画之底片数十张，不知已如期
否，均为念念。月来祷弟之妹[illegible]，及兄家中[illegible]莲生、陈
[illegible]先生早经收到前信，已述及。昨日又接到祷弟函
及今日又接宝宝信，诸一一代为致意。祷弟信中说及[illegible]
[illegible]KH之药片，此间似无所闻，尚再查询。宝宝、莲说中
药是接种，亦需服食，但须服食一切知晓，若有药亦效
力，自应继续服食，否则徒耗时日，未见有效，殊为焦灼。
数日前闻一种治癌之药，每星期打针二次，
此药未曾经注册，一般医生不敢应用。经[illegible]许
多波折，结果真经我找到一个专科用此药之医生，
于上星期の打了一针，[illegible]昨日又打一针，幸星期五再
去打针。原寄大是希望，奈一週来未曾大便，二三日来，
用种种洗肠，只觉腹部发胀，有风无屎。似肠部之肠已
失效力，不能运输，故大便不能出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从前只感肝胃之病，今则肠部不能输送，照此情形
凶多吉少。兄之命，危在旦夕。此信恐系最后之信，兹有数事
为弟告者。(1)接此函信，请用种种方法勿使老母闻知。
②家用若不能维持图[illegible]，否则仍由乃嫂供给。我已嘱
伊乃嫂直接寄老母百年以后。(3)弟若得兄之翎毛画底片数
十张，印成一册书旂画集。弟可请风先生及[illegible]许
士骐、柳子谷诸兄作为序文。他家若王兄之作品亦可
印于画中。[illegible]。若不然，宁不加入。
兄死是情，惟祖母新丧，家家不能一视。家人不能作最
后一别。老母不能送终。兄年空拳来此，华中人地生疏
之美国，成家立业，[illegible]，生活可以继续独特，满望
[illegible]百花成实，皆为谁辛苦为谁
忙，[illegible]所不甘。自有所不瞑目耳。
[illegible]中，至亲已至三人，[illegible]也，们可以从此安

张书旂书信


居东[illegible]，我已无虑。莲生忠厚能仍寄小孩，
请弟随时照管。祷陈莲能与王直王君结婚
[illegible]信，所以我不能一瞑王君。
祷弟之妹手足，兄不能再见你们了！老母安
请特别孝敬一些，别矣！！思不知再书。
昭静弟，你一身最有助于兄的，我对弟亦特别
敬重。今不能再与相安，不能再见一次画展
请弟帮助，言之痛也，
[illegible]二弟归安，请代致意并代辞别
众弟，[illegible]的再游西湖，谈之神往，可惜旂
无再至此福气矣！
言至此，已无言可说了。
兄书旂绝笔
一九五七年
七月十日

张书旂书信

张 书 旂 书 信

明静弟鉴

你的信早已收到，我要同你多谈谈，需较多时间写此信，故迟迟未能即行寄出。我的画二张以及印品等俱已收到，慰甚。弟对于原作二张不甚满意足见弟鉴赏力不错。大凡一个画家当用功研究时，具刻苦精神，勇敢能力，此所谓“生产”时间也。待学有所成，则因循苟且，除从前服已感成功者，再不去研究其他，此所谓“吃利息”时期也。若再不努力则利息要吃光，成本也快完了，最为危险。兄寄弟二作，虽可过目，然终无特色，此系应酬之作。赠弟之画，似不应以“应酬”之作相赠，唯好逸恶劳，人之常情，我总以为弟得了二张原作，于愿已足。初不料弟之欣赏能力日见高强也。歉甚愧甚。我记得十余年前，中大搬重庆时，悲鸿叫我看一大包张聿光之画。大概有三四十幅罢。悲鸿从前极佩张聿光之作品，差不多以师事之。盖聿光作品取法任山阴，悲鸿对于任山阴是五体投地的。当时聿光在沪寄此大批作品请悲鸿销售的，以悲鸿信仰之作品，而以悲鸿的地位，销此三四十张国画因非难事。孰知此三四十张作品，章法、运笔、用色无一足取。悲鸿告余曰：“聿光先生已将他的‘利息’吃光矣。渠之作品较诸十年以前，不特无进步，且日见退步矣。书旂，我们还是搁笔改行罢！再过十年我们的画也要同聿光一样，岂不危险！”此系十余年事也，而情景历历，如系昨日事。我每作应酬之作时，总想起此一幕。兄近数月来对于绘事极为努力方材料方面除花鸟外，并研究走兽(如猫牛羊犬)、虫鱼及山水(人物则不能)，自度颇有生鲜意味。即花鸟一种，原系我的拿手好戏，然仍加研究，譬如行态方面，章法方面，运笔烦简方面，用色方面，总想日新月异不落旧态不用老法。要天天生产不吃利息。他年弟看兄作品时，当发现有不同之趣味。在美国的好处，生活安定，无愁柴米，得定心研究，又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到处皆是，足供参考，所感痛苦者无同道之人物耳。美国画家固多，然彼此总格格不相同，故精神上感到孤陋寡闻，极难引出画兴。吾国在美画家，知名者总不少十人，俱在退步之中，殊可叹也。国内画家极少通信，作品更不易见。间于此图书馆或美术馆见到一鳞半爪(杂志中之印刷品)，深感祖国艺术极着重写生，有新兴气象，大声疾呼，不遗余力，唯当时旧俗势力太大，故不能完全改革。此次中国解放后，一切可以大大改革，现在国内着重写生，恐怕俱系悲鸿兄之主张，悲鸿实为吾国文艺复兴之柱石。够了，谈家事罢。莲生近有信来，他的思想仍幼稚，中文亦不通，书法更不成样子。我当然不希望分能写一手好字，然最低限度，总要写得清楚，使人家可以看得懂。他现在恐怕无人可以教他，只有弟或许人有几分信仰，请得便常常训示。金门于昨日开十周年联合国纪念会，世界闻人集叙于此，冠盖满金门，盛极一事【注：当为“时”】。幸兄非政无党，仍是安闲自在，无须应酬客套交际，作我欲作之画，饮我所喜之酒，同小孩玩玩，到公园看看，殊感欣幸。特为弟告。

即颂

时绥

兄书旂　草上　6月22号

再者，弟说拟订购中国艺术见赠，极为盼望。弟可先购一旧者试寄，如能收到，再定新书。

又印品等如见于杂志报章等、请剪寄一二，使兄精神上有所鼓励，欣甚盼甚。

明静弟鉴：

十二月九号之飞函已于前日收阅。知弟近抱恙静养，于箕山唯未言及，系何种病恙，深为系念。兄于上月底偕乃嫂两孩搭威尔逊总统轮赴檀岛一游，并举行画展，(本)月之四号安抵该岛，廿八飞返金门。在彼约计三周，承彼处侨胞

盛情招待，极为兴奋，惟应酬过多归后深感疲倦。兹附报纸一则，虽模糊不清，想亦可以细认一二，长孩小书，弟在南京时所见及者，今如许长大矣。幼者长，长者安得不老！兄此处来美，在Pird ment购置房产，半年又在Oakland建设画室，五年来赤手空拳，渗淡经营，成家立业，大费苦心。美国售画大不容易，我国画家弟所知者有王济远、汪亚尘、张大千、王季迁等，大都已教画或他种营业为生。兄画较合胃口，然仍不能专恃售画为生，主要收入端赖发行印品耳。嘱寄印品及嘱作荷花鸽子等当于日内寄上，盖行装甫卸万事如麻即待料理。纸短言长，不尽缕缕。即询 痊安。并叩

年禧 兄书旂拜启

1954年12月30日

明静弟鉴：

手书早经收读，因待印品故迟迟未复。印品十九张，于今日收到，好比“有朋自远方来”，快乐莫名！披阅之下极多好者，然亦有不合兄意者。宾虹先生作品大气磅礴，自是一代巨子。国画要点有三字，即厚，拙，大。宾虹先生可以对之而俱全，然兄总觉太浑浊少意趣。以兄喜简洁静雅之品性，对于此种沉厚之作品总常格格不相入。人心不同各如其画，后生小子不宜多论前辈。抱石作品，仍是本来面目，意趣甚丰，笔墨亦奇放，尤以《夏》为最佳。岑学恭之都江堰、贺天健之金山风雨、关山月之祁连山各有好处，可爱也。潘韵之作品，前在杭州艺专时已有见到，甚佩服，惜未遇其人，此次所寄之两帧对于写生其见功力，尤其写近代人物，唯嫌其过多。《春之晨》好像仇十洲之汉宫春晓，然无仇之功力。至于灵隐则更浑杂，如大三元之红烧十锦，鸡、鱼、肉……混合一盆。他只知一样一样的写出来，而不知实中应带虚，吃力不讨好。总之，兄见吾国现在画风大大改变，从事写生不作临摹，自是学画正宗，将来必有杰作产生。所感失望者，弟此次仅寄花卉(美人蕉)一幅而无翎毛及走兽，岂无人研究此种题材耶？抑无多大变化，故弟不寄我耶？以后如见有佳者，请寄我数张。日前汪亚尘先生自纽约来，在兄家住二日今仍在金门，唯移居于旅舍因乃嫂身体不佳，不便招呼。兄与汪先生七年不见，今海外相遇，谈今道故其快自不待言。唯他的作品仍如从前，所作金鱼更无足取。所谓吃利息吃得太久长者矣。一叹。兄近来作画甚勤，拟预备乙二佰幅带南洋去展览(大约明年乙二月间)，星加坡有友人来接洽，顺便到日本收录一点画册。香港我不想担搁。乃嫂患胆石病，日内要开刀。乡间及故旧情形多相告，兄无日不念念也草。此不尽即颂

时绥

兄书旂书 1955年8月19日

明静弟鉴：

五月廿四号航函于日前收到，兄病仍如旧。美国尚未有特效药发明，兄据说已蔓至肝部，群医束手。只好听其自然。两周前有中国友人介绍一中国药方及丸药，晨服中药晚服丸药。当处原子时代，还要用数千年以前之旧法，明知可笑，然当此日吾途穷，只好一试。现服二十余日，胃口觉得好一些。而肝部硬块依然如故。现在兄上午甚有精神。若不说明，除体重略瘦些，与无病一样。午后三四时则肝不适，坐卧不安。今每日午后服止痛(治标)药一片。觉无痛楚。希望所服中药能发生奇迹，不致再行蔓延。一面希望世界上能于最近有特效药发

现。上午兄仍握管写画，并编绘翎毛集。近年来兄对于各种翎毛材料甚丰。今拟绘集一册，俾后学有所参考。该书已成三分之一，若再过数月当可完成。编一日算一日，能完成固好，否则，也有部分可以贡献于世。

拙作六幅五月十号左右寄至香港，除此六幅外，尚有与柳子谷兄合作三帧以及“画的底片”四五十张。希能于邻近收到。兄服中药后，其效力如下：

从前对于饮食方面稍一不慎，及行呕吐，大概只七天犯一次。结果很少东西敢入口(肉类当然不能)。自服中药后，至今已二十天未曾吐过。且鸡、鱼、牛舌头、鸡肝等肉类亦敢入口。且吃后不觉难过。体重增了一二磅。此则似乎中药有点效力也。人生自古皆有死！迟与早耳。兄今年五十八岁，再过十贰年即为七十岁。“七十古来稀”，应再无遗恨罢。光阴如箭，十贰年转瞬即届。则亦何必为争取此转瞬间之十贰年，而衷心有所戚戚耶？画家中如唐六如仅五十四岁，陈老莲五十三岁，任伯年五十五岁。最近之徐悲鸿亦仅五十六七岁，彼等聪明才子远胜于兄。而皆未满六十而亡。则兄何必自视太珍，爱惜过甚耶？兄最近所作虽俱为小幅，然间有甚佳者。当嘱乃嫂摄成底片，寄至我弟，俾于由香港寄上之一批，一并可以印成画册。柳子谷、许士骐二兄处之函当于下次寄上。请弟先代致意。附元妹及张禾草二函，请代转寄。张禾草有宋瓷四件，嘱兄带美代售，今未能售出。最近收到渠信，故作此复书也。关于兄病危险一节，决不要使伯母闻知，此则我所最关心者。请弟体谅兄意，代守秘密。照此样子，也许仍有数年可以活在世上。万勿使他老人惊恐。至要至要。即颂

时绥　　兄书旂上1957年6月12日

(注：明静即张纪恩，张书旂堂弟)

后　　记

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知道有《百鸽图》的，想来当在听到张书旂这个名字的同时。那是在孩提时代。遗憾的是这幅画诞生半个世纪至今，从未有过精良传神的印品。多年来人们仅得见过一帧不太清晰的黑白照片，余者皆是令人感叹的传说。家父曾为打听该画下落，作过很多努力，然终未能如愿。于是寻找《百鸽图》也成了我的夙愿。

去年春天，我在礼张村小住。适逢我的美国朋友弗雷兹(FRITZ-HOFFMANN)的父亲威廉姆·哈夫曼先生(WILLIAM-HOFFMANN)来中国旅行。父子二人专程从上海到礼张看我。一次谈话时，我提及《百鸽图》其事，并向他们请教查找该图的正确途径。使我意外而又高兴的是，他们在了解详情之后，当即表示愿意为我代劳。不久，威廉姆先生从美国西雅图至电上海，他通过特殊的社会关系的帮助，查明了《百鸽图》现藏罗斯福纪念馆，纪念馆同意提供该图全幅和局部之照相底片。就这样，一个捱了50年的愿望，经弗雷兹和威廉姆先生近九个月的努力，终于得以实现了。

现在《张书旂百鸽图》行将出版。借此机会，我把对弗雷兹和威廉姆先生的感谢写在这里。同时，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乐坚先生的鼎力支持，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7年7月22日于左溪山房

张海天

撰　　文：方增先　何保华　张林岚　张海天
责任编辑：乐　坚
封面设计：陆全根
印刷监制：杜廷华

ISBN 7-5322-1874-0
9 787532 218745 >

张书旂百鸽图

绘画者：张书旂
出版编辑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长乐路六七二弄三三号
印刷者：上海市凹凸彩印厂
发行者：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8 印张：4 印数 5,000
ISBN 7-5322-1874-0/J·1770 定价：28.00元